

藍匠在行动

# 蓝 盾 在 行 动

本书编辑组编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和平西街)

工程兵机械学校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印张 插页 181千字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ISBN7-5017-0156-3/D·49

定价：3.60元

## 出 版 说 明

本书是《普及法律常识丛书》之一。本书选了二十六篇反映我国公安人员智斗顽敌的精彩故事。“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从中既可见各种罪犯的凶残与狡诈，又可历历感受到政法战线上罪犯的克星们宵衣旰食、尽心尽意为人民谋求安宁的可贵情操。本书编辑组有：主编康芒，副主编周泰明，编委颜林、李福林、邢元龙。

## 目 录

刑警队长和他的伙伴	1
预审员传奇	11
国徽闪闪 警笛长鸣	33
红灯，红灯	50
千里擒凶犯	72
神奇的侦察员传奇	79
窃密案的破获者	93
扒手的天敌	107
罪犯的克星	115
捉拿飞贼的人	126
鹰隼	144
罪犯就要拉响手榴弹	157
刑侦科长在栖风渡	164
神猎手与户口案	169
一桩奇怪的案件	175
蛛丝马迹觅鬼影	180
夜幕里，枪杀案发生了	184
黄山银行劫杀案	192
囚车里押着个县委书记	197

特大走私犯落网记	209
巧破连环案	231
智破“人参案”	237
“115”，十万火急！	252
蓼花糖奇案	265
金库中，失窃二十万	273
“银环蛇”之谜	283
法律扶起的改革者	289
佩戴红白袖章的功臣	301
牵红线的法官	307
老科长挽救落水女	311

# 刑警队长和他的伙伴

杜卫东

这里截取的，是他们生活中的几个片断。对于刑警队长和他的伙伴们来说，平凡而又普通。然而，正是因为他们度过了无数个这样的日日夜夜，人们才能编织甜美的梦境。

——作者前记

## 一、时针，指向一九八五年五月十六日零晨一点

北京城进入了梦乡。公路上，奔驰而过的汽车留下一串串噪音，象是它发出的阵阵鼾声。

西城区公安分局刑警队副队长张宪法从烟雾腾腾的会议室回到自己的宿舍，脑袋一碰枕头，上下眼皮便象被“502”胶水粘住了一样——为追捕一名被市属通缉的逃犯，他已经一天一夜没合眼了。现在，如果能美美地睡上一觉，就是给座金山也不换啊！他心里想着，随手关上了床头的台灯……

迷迷糊糊中，他觉得有人在和自己说话。接着好象有两个姑娘正迎面向自己跑来，进而占据他整个脑海的，是两双极度惊恐的眼睛。他悚然一惊，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坐了起来，揉揉眼睛一看，值班员正站在自己的床前。

“有情况吗？”

“新街口附近发生一起恶性强奸案。”

“马上去现场！”他从床上跳下地，抄起衣服往外就

走。

尖利的警铃响了；  
技术员、刑警、司机各就各位；  
警车，闪着耀眼的红灯驰出了刑警队的大门；  
后面，是两辆乳白色的跨斗摩托……

## 二、半小时前，邪恶在夜色掩盖下发生

A和B是姐妹俩，生得明眸皓齿，亭亭玉立。青春的年龄把她们内在的美展现出来，象两朵含苞待放的花。这天晚上十一点多钟，她们到新街口中医院为嫂子挂号——这个科的号极难挂，需要前半夜就来排队。没想到，刚站在那里不一会儿，四个流里流气的男青年就凑过来要和她们“交朋友”。其中一人还骑了一辆豆绿色的摩托。为了避开他们的纠缠，姐妹俩转身走开了。没想到，这四个家伙尾随不舍，走到板桥头条的时候，趁夜深人静，一把夺走了小A的书包。

幼稚的小A和小B追了上去！

这几个坏蛋跑跑停停，把姐妹俩引到了一个僻静的地方。邪恶，在夜色的掩盖下发生了……

## 三、国徽下，他睁大一双深邃的眼睛

张宪法和侦察员们跳下警车和摩托；

从揪动警铃到赶到出事现场，不到五分钟！

此时，刑警队长和侦察员们睡意全消，他们就象狩猎的人突然发现了野兽一样，精神完全进入了亢奋状态。

访问事主。勘查现场。

一切都在紧张而又有条不紊地进行……

罪犯早已逃之夭夭，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线索！在几百万人口的城市里追捕这样几名罪犯，无异于大海捞针。下一步怎么办？侦察员们把探寻的目光投向了他们的队长。

现在，我们可以借着路灯柔和的光亮来打量一下张宪法了：他个子不高，身材削瘦。由于经常睡眠不足，还不到三十岁，已经开始谢顶了，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老成些。然而，剑眉下那一双眼睛，却炯炯有神，显示着青春的活力、热情与自信。他扫视了一下伙伴们说：

“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段狡猾、凶狠，证明他们有犯罪前科；而他们对这一带地形又极为熟悉，说明很可能就住在附近。我判断，不会出新街口、厂桥、德外、福绥境四个派出所的管界内！”

侦察员们点点头，觉得队长说得有理。

“下一步的侦破工作分为两步走。第一步，小张、小刘，你们四个人分别到这四个派出所去，进行排队摸底。”

“是！”四名侦察员应声答道。

“贾兴祥！”

一个黑脸的汉子往前跨了一步。他是刑警队的一个分队长，一米八零的个头，长得壮壮实实，往那里一站，活象半截铁塔。别看他人长得五大三粗，办事却极为精细。遇到疑难案子，张宪法常把担子压在他的肩上。

“你带一个组，在新街口重点交通干线蹲守！”张宪法把手中的香烟狠狠地掐灭，“我们一定要抓住罪犯！”

“得！你就瞧好吧。”

贾兴祥招呼了一声他的组员，转身跨上了摩托车。



此时，星星依然闪耀着，象是一颗颗镶嵌在夜幕上的白宝石。远处的地平线上，已经透露出一抹晨光……

#### 四、他煮上了一包方便面。这时，已是 五月十七日下午五时许

从“5·16”强奸案现场回来。张宪法处理了一些刑警队的日常工作，又根据领导指示，把四个派出所的所长请到刑警队，详细介绍了“5·16”强奸案的案发过程，四名案犯的面目特征，请他们密切配合侦破此案……

回到宿舍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多多了。他困得不行，想美美地睡一会儿，可是肚子又“咕咕”地直叫唤。他从床头柜里拿出最后的一包方便面。刚放到碗里泡上开水，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就响了。

他拿起听筒。

“喂，你是婷婷的家长吗？”“我是张宪法！”“那好。婷婷要和你说话。”听筒里传来女儿的抽泣声：“爸爸，你接我回家！你干嘛不接我回家呀！呜，呜……！”

噢，对了！自己已经好几天没有接女儿了。一定是女儿见别的小朋友被家长接走了，想爸爸，哭闹个不停，幼儿园的老师才拨通了这个电话的。女儿三岁了，自己只带她去过一次动物园，做为父亲，他给女儿的爱太少了。而象所有的孩子一样，他的女儿也渴望这种爱抚。他有些歉疚，便用充满慈爱的语调对着话筒说：“婷婷，别闹，听老师的话。爸爸一会就去接你！”……

放下听筒，他看看手表，时针和分针正在五字上重合。

他用筷子搅动着碗里的方便面，准备吃完以后，抽空到幼儿园去把女儿接回家。女儿在分局的幼儿园入托，孩子的妈妈又经常上晚班。接送孩子的任务只好由他承担了。

## 五、在同一时，五十六中学生赵云走出了校门

五十六中学生赵云放学后刚一出门，四名陌生的男青年便迎面拦住了他的去路。其中一人向他要钱。赵云回答没有。这四人恼羞成怒，接连给了赵云几记耳光。赵云急忙跑回家去叫来了哥哥赵耕，话不投机，双方扭打起来，混战中赵耕被人一刀刺倒在地上……

六时许，张宪法他们驱车赶到了医院，受害者因失血过多已经死亡。张宪法轻轻掀开蒙在死者脸上的白布单——那是一张年轻的脸，苍白得已经没有了一丝血色，嘴还微微张开着，象是还有许多话来不及倾述。他才二十四岁，正是充满憧憬与希望的年龄。瞬息之间，生命的花瓣便飘落了，萎缩了。张宪法的心脏象是被一只大手抓住了一样，窒息得有些难受。他暗暗地握紧拳头，对已经哭肿双眼的被害者的父母说，

“请放心，我们一定要尽快将案犯缉拿归案！”

## 六、案犯是谁？法网在张开……

勘查现场与调查摸底工作在同步进行。

两小时以后，一位侦察员报告，五十六中的一位体育老师反映，下午四时许，曾有一个男青年向其询问学校什么时候放学，衣着和面目特征与犯罪团伙的一个人相吻合。而据他回忆，这个男青年好象几年前曾就读于五十六中。

侦破工作有了重大进展！张宪法一听高兴极了。几天来

的疲惫为之一扫而光。他立即驱车赶到学校查阅学生花名册。当他翻到花名册第二十页时，站在一旁的那位体育老师用肯定的语气指着一个叫尹海涛的学生照片说：“就是他！”赵云辨认后，亦认定尹海涛是四名暴徒中的一个。张宪法端详了一下这个“尹海涛”：两道眉毛上挑着，显得油滑而放荡，一双小眼睛象两只凸出的玻璃球，码放在扁而平的脸上。张宪法蔑视地端详看他，如同医生注视着手术刀下一个已经完全暴露了的肿瘤。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了赵耕父母那悲愤痛苦的脸，两个被害姑娘那含悲忍辱的眼睛。他觉得有一股热流正撞击着自己的心扉——那是当一个人真正理解了自己工作的意义后才会有的神圣感情。中学毕业，他曾想当一名医生。“理想”没有实现，他还觉得遗憾。其实，自己不同样是一名“医生”吗？只不过，是在为社会的躯体切除肿瘤……

## 七、面对黑洞洞的枪口，他象被打湿的泥人

晚上十点钟，刑警队长和他的伙伴们坐着警车，径直朝尹海涛的住家驶去。从被窝里爬出的尹海涛，面对着黑洞洞的枪口，象被雨水打湿了的泥人，一下子瘫坐在地上。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么快就落入了法网。在警车上，尹犯供认出了其他三名同伙。

张宪法打开步话机，把胜利的喜讯报告给了分局首长：“主犯已经抓获，其他案犯正在捕捉中！”……

## 八、又过了一天一夜。十八日零晨一点的时候

将“5·17”凶杀案的四名案犯全部缉拿归案，前后只用了五个多小时。侦察员们不顾疲劳，分头审讯，结案时，

已经是十八日零晨一点了。这时，侦察员们大都两天两夜没睡觉了，而张宪法连续三天三夜脑袋没挨枕头了。可是，大家全无睡意，兴奋地议论着破案中的每一个细节，说到精采处，便爆发出一阵舒心的笑声。

“唉，我说伙计们，咱们是不是应该喂喂肚子了！”

经活泼好动的李宏伟一提醒，大家才感觉肚子确实有点饿了。

张宪法想起自己的那碗方便面——他泡好方便面刚要吃，就接到凶杀案的报案。放下筷子，便驱车赶到了医院。此时，方便面还摆在桌子上，他用筷子搅了一下，已经糟得夹不起来了。刑警队长苦笑了一下，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他叫侦察员李宏伟和司机任国强到附近的饭馆去给同志们买点夜宵充饥。

## 九、深夜。闪着红灯的警车追捕着窃车犯

任国强全神贯注地驾驶着警车。

李宏伟坐在他的身旁，两只眼睛警惕地注视着空旷的路面——侦察员的两只眼睛是醒着的雷达，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放过任何可疑的迹象。

突然，小李轻声对任国强说：“有情况！”

任国强会意地点了点头。原来他也注意到了：一辆吉普车既没开大灯，也没开转向灯，猛地拐进了公路旁的一条小胡同。

“追上去！”小李果断地说。

任国强立即打开警灯，一踩油门，紧紧地跟了上去。那辆车见有警车追上来了，也加大油门东摇西晃的乱穿、乱跑起

来。任国强熟练地驾驶着警车，紧追不舍。到了中华路口，吉普车司机见甩不掉警车，猛一刹车，推开车门，跳车就跑。李宏伟和任国强早有准备，随即一踩刹车，跳下车紧追几步将其抓获了。一盘问，原来这辆吉普车是他半个小时以前从西城区大后仓胡同偷来的！

夜宵没买来，却押回了一个窃车贼。

## 十、妻端来了洗脚水，然后，嗔怪地打了丈夫一下

十八日晚上九时许，张宪法处理完窃车案的善后工作，和蹲守的贾兴祥进一步研究了“作战方案”以后，推开了家门。妻子正倚在床头看电视，见他回家了，把身子一扭，给了他个后背。他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回家了，因为工作太忙，连一个电话也没来得及打。他想，这几天，妻子一定是这样倚在床头，一边看电视，一边为他等门的。

“怎么，一个人独坐修行呢？”张宪法想把妻子逗乐。不想，一句话反倒戳到了妻子的疼处。

“你还知道回家呀！”妻子猛地转过身，眼里噙着一汪泪水，“小鸟还知道，恋窝呢？可你……！”

张宪法一吐舌头，他知道，正面解释难以凑效，侧面迂回没准倒能释放出妻子心中的怨气。于是，张宪法向她讲起受辱姑娘的哭诉，赵耕父母的期待……果然，听着、听着，妻子脸上的怨气没有了，她起身端来一盆热水，往他脚下一放，佯装愠怒地说：“三天没睡觉了，还不快洗脚休息！”

“多谢娘子——！”张宪法学着电视里京剧小生的腔调，冲妻子鞠了一躬。妻子嗔怪地打了他一下，转身到厨房去热饭了。等她端着热好的饭菜回来，见丈夫的脚放在盆里，头

歪在肩头已经睡着了……

## 十一、在同一时间，蹲守的贾兴祥发现了“目标”

新街口外的和丰饭馆。

饭馆里，有人独坐小酌，有人开怀畅饮。靠窗户的一张桌子上，坐着两个人，他们慢慢喝着酒，两只眼睛却不时地飘向窗外，一个正和卖花生米的小贩讨价还价的小伙子象是拍打蚊子，猛地在脸上拍了一下。

这是事先约好的暗号：有情况！

两个喝酒人站起来了。其中一个黑脸膛、大高个，正是贾兴祥。

他们已经连续在这一带蹲守三天了，每天都要到夜里一二点钟。枯燥、单调倒没什么，主要是案犯一直没有露面，他们心里总有一种负疚感。现在好了，“猎物”到底又出来觅食了。

一辆豆绿色的摩托车停在和丰饭馆门口，一个男青年坐在车上，一脚踏在马路牙子上，正向酒馆里张望。其面目特征和摩托车的形号与被害人提供的一样。这小子看到从酒馆里走出来的贾兴祥他们后，不禁一愣，觉得有点不对劲儿，扭头一看，他的两边也各走过来一个小伙子。象秋虫预感到冬天的临近，他一踩油门，要逃！

已经晚了！就在他一愣的当儿，贾兴祥他们已经来到了他的眼前，把一副铮亮的手铐戴在他的腕上！

他叫律由，正是“5·18”强奸案的重要案犯之一。

## 十二、张宪法只抿了一口酒。那名逃犯还没有归案

五个小时以后，律山供出的三名罪犯也被缉拿归案。

西城区刑警队的办公室里灯火通明。十几名侦察员围在一张桌子旁，又说又笑。

“干杯！”斟了酒的茶缸、水杯和酒瓶子碰在了一起，溅出来点点酒滴。立时，酒的香气溢满了整个房间，是那样叫人心醉……

张宪法用嘴抿了一口，便轻轻地把酒杯放在了桌上。他知道，现在不是庆功的时候，前几天市局通缉的那名逃犯还没有缉拿归案……

# 预审员传奇

叶永烈

## 美国间谍心悦诚服

一九八〇年，北京香山红叶如火，一对美国夫妇来华访问，身份是“友好学者”。男的大高个，大鼻子，六十来岁，名叫黎凯。他的妻子叫黎有恩。他们怀着特殊的感情，重游北京，对新中国说了许多感激的话。他们特别提到了北京一位“留小胡子”的预审员曾给予的帮助。

往事，仍象刀刻火烙一般，深深地印在他们的脑海之中……

那是将近三十年前——一九五一年，抗美援朝的热浪在中国澎湃。就在这个时候，黎凯夫妇——“燕京大学的研究生”，在北京被捕了。理由很简单。他们犯了间谍罪。

夫妇俩被押到北京市公安局的预审室。

负责审理此案的，是一位身穿绿布军装的人，挂着“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符号。他，二十八岁，个头高大，似乎浑身有着使不完的劲。他的一对剑眉下转动着一双精明的眼睛，笔直的鼻子下留着小胡子。虽说正是炎夏，他的军装的风纪扣仍扣得紧紧的。他叫汲潮，是北京市公安局的预审员。

黎凯虽已是“阶下囚”，却不失“学者”应有的风度，以傲慢的目光打量着面前的这位中国军人。心里想：“哼，中



国的土包子！”

审讯开始了。黎凯竟反问起预审员来：“我究竟犯了什么罪？”

“你触犯了中国的法律！”面前的这位中国军人威严地说，每一个字都很有份量。

“我是研究管子的。管子，你懂不懂？他就是管仲，中国春秋时齐国的宰相。我的妻子是研究鲁迅的。我们都是学者，钻研学问的，怎么会触犯中国的法律？”黎凯用高傲的口气说道，大有“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怨屈之意。

想不到，这位“兵”竟请教起“秀才”来：“你既然是研究管子的，请问，什么叫作‘管鲍分金’？”

黎凯傻眼啦。他张口结舌，答不上来。

谁知这位“兵”穷追不放：“我想再请教一下，什么叫做‘老马识途’？”

“秀才”慌了，满头大汗，狼狈不堪。

“你连‘管鲍分金’‘老马识途’这样关于管仲的著名典故都说不上来？你连鲍叔牙都不知道？”预审员不慌不忙地点燃了香烟，边抽边说道，“你是研究管子的‘学者’，不懂关于管子最起码的常识。这只能说明你另有公干！”

黎凯那嚣张的气焰，被打掉了。他万万没有想到，面前的这位“土包子”肚子里倒有墨水——一个穿军装的大学士！

在审问黎凯的历史时，黎凯又要花招，说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只不过是美国海军中的日语翻译罢了，没干过什么坏事。

忽然，这位预审员叽哩呱啦地跟他说起日语来。作为